

动物档案

兔子(外二篇)

■ 严敬

兔子是袋鼠的兄弟,但兔子的前腿不像袋鼠那样,可以用来打拳,细看,它们的前腿都有缺陷,它们的前腿明显比后腿短。

兔子身上有两处可爱的地方,一处是它的尾巴,毛茸茸的,柔软温暖,因为短小精悍而特别叫主人省心。另一处是它的耳朵,生得很夸张,像两把尖刀,其实它的耳朵是它身上最柔软的地方,微微发热,似乎就能听得到很远的地方。

尽管兔子有好的尾巴和耳朵,终究掩盖不了它腿短的事实。它胆小,善跑,天上的鹰吓唬它不说,地上的田鼠也常令它不安,它随时准备逃跑。它跑得快,像突然冒出一团黄烟,眨眼不见,加上灵巧,所以,它理所当然成了大地上永久的住户。

无疑,大家都羡慕兔子会跑,其中最羡慕的是黄鼠狼,这位先生不善跑,遇到紧急情况,它要用放臭屁避险,名声不大好听。其实,它不知善跑的兔子也有相当大的缺点,如果跑上坡路,兔子自然快如闪电,但要是跑下坡路,兔子的前腿会经常踩空,不免跌些跟头,这样很误事。

兔子最好的家总是安在麦地,这时,它的家很阔绰,有青草不说,还有麦粒,但是,每年五月,麦子成熟,农民要放倒麦子,兔子一家将要失去庇护,暴露在狗和鹰的视线里。所以,一到初夏,兔子要大忙起来,它们得赶快搬家。

蜻蜓

一只黑色的蜻蜓,停在窗户旁,它的腿抓住墙面,好像想以这种不太舒服的姿势再睡一个懒觉。

朝阳阴凉,露水浓重,没有谁和它争抢这些食物,而且,它所需不多,一滴露就会让它活得相当自在。不过,大家也许不知道,它真正喜欢的美食,不是晶莹的露水,而是一种气味,它闻闻这种气味,就能饱肚。天气越热,它飞得越勤,它会停在空气中,吸着空气中的各种气味。这些气味是草的气味、树的气味、水的气味、泥的气味。它闻这些气味活了下来。只有炎热天气,各种气味才会热烈起来。

每天起床起得最晚的鸟儿,也开始在舒展歌喉,但这只蜻蜓,睁着大眼睛,仍在睡觉。

我想,它来到我的窗前,是很偶然的事情,我俩,因此而有了一面之缘。

布谷鸟

又听到了布谷鸟叫。仅仅三声,就再没有了。如果是在乡村,这时候不仅白天可以听到它的鸣声,而且在夜里能够通宵达旦地听到它的啼唤。它在呼唤它的伴侣,如果它的伴侣始终不见到来,它会唤到喉咙流血。当然我没有见过它嘴里流血,但是,听听它那彻夜不息的啼唤,我相信一丝鲜血真的从它的喉咙里溢出来了。在乡村,春天,直至初夏,它的啼唤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耳畔。

我注意它已经很久了。我常常在深夜倾听它的哀鸣。它的叫声有时像灯光一样明亮,有时又非常遥远,非常纤弱,如丝如缕。这种鸟很可怜,没有比它更执着的鸟了,年复一年,季节一到,它准时出现,凄凄切切。二十年前的黑夜里我常常牵着我妻子的手走走停停,深夜,在看不见的、远处的角落里不住地叫唤的就是它。二十年前它这样叫唤,二十年后依然不变。

它属于春夏,属于雨夜,属于乡村,它翱翔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总想一窥它的庐山真面目,然而,夜幕掩盖了它的身影。

有人对它深恶痛绝,起劲地抨击它的恶德。他们看到的是它的另一面。

布谷鸟永远在飞,出没于雨夜,更出没于古人的诗行中,用它的哀鸣叩击着梦中人的心扉。



《花鸟图册》(绢本册) 赵佶(北宋)作

我喜欢母瑞山的月亮,皎洁明亮。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夜晚,我住进了母瑞山。四周群山巍峨连绵,山色黛墨。中瑞农场场部就“深居”在四面环山的山谷中。母瑞山是高山盆地,水系纵横,森林资源丰富,汨汨流淌的山泉,从山岩和树根的缝隙奔涌而出,清浅无声,最终汇成母瑞河、清湾河和美女溪三大河流。母瑞河也称清沟,它起源于五指山支脉的母瑞山麻罗岭水库山泉,从高山峡谷中倾泻而下,穿越红军潭,一路浩浩荡荡从中瑞场部奔腾而过,川流不息,迂回流入万泉河。

这是一条有红色记忆的功勋河流,90年前,琼崖红军依据山高林密,一直在河流边与敌人开展武装斗争,10多名红军战士投江牺牲的壮举就发生在这一条河上。母瑞河上有一座桥,是唯一连接起大山两岸苗寨和通往山外的通道。母瑞山的河水,水流奔泻豪放,在群山中激荡流淌了数千年,所到之处,水清岸绿,滋润着人间烟火。

夜幕下,我站在当年红军操场遗址上建成的“红军旅馆”楼上,看见了山里一个硕大的月亮。此时山坳中缓缓升起,月亮又大又圆,清辉洒满大地。远眺群山静溢,月光皎洁。我下得楼来,信步河边,看那滔滔河水,仰望苍穹,深蓝夜空里繁星点点,我走月亮也走。我突然想起李白的“月随碧山转,水合青天流。杳如镜河上,但觉云林幽”的诗句,此情此景再恰当不过了。

母瑞山曾两度成功保留革命火种,被誉为“琼崖革命的摇篮”,创造了“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奇迹。在这里,我重走红军路:穿越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,重温红军琼崖特委、琼崖特委“四大”会议、琼崖苏维埃政府大礼堂旧址,以及红军师部旧址、红军潭、红军军械厂、红军军政学校、红军农场、红军操场、红军医院等革命遗址的血色历史记忆。每到一处,我轻轻抚摸着简陋斑驳的遗迹,好像与90年前的他们在对话:对话“山不藏人人藏人”的军民鱼水情,对话“地当床、天当被”的革命豪情,对话历久弥坚的“母瑞山精神”。那行军深山密林,与搜山敌人周旋,忍饥抗疾,流血甚至献出生命的一幕幕,让我不由得对革命先辈肃然起敬。

我来到“棺材沟”红军古战场,长长的山沟很像一口棺材,沿西北一东南方向“安放”着。沟里的水潺潺地往山下流,这里曾战死、饿死、病死了200多名红军战士。战斗结束后,苗族阿爸上山打猎发现了红军战士的遗体,冒着被砍头的危险,悄悄地组织了几十个苗胞,把红军战士的遗体掩埋于沟中。一场大雨后,山坡上竟开满了一种美丽的、不知名的山花,一片片一簇簇,满山遍野,冯白驹将此花命名为“英雄花”。凝视着无名山花,我仿佛看见战士们卧于花丛中,鲜血染红了凄凄青草。举头仰望天上那轮以红色为底色的明月,仿佛更加清澈皎洁。

我惊叹于那些安放在战斗旧址上的雕塑,他们

岁月山河

母瑞山的月光

徐海鹰

就是那些红军战士活着时生动的呈现。我站在一尊名为《艰苦岁月》的雕塑前,仔细打量:在战斗空隙,极度饥饿的小战士依偎在老战士脚下,聆听老战士吹奏竹笛,小战士听得那么入神,眼睛里充满无限的憧憬,头上是一轮大大的月亮,可谓月圆人也圆。小战士也许明天就战死沙场,但红军永远向着党。悠悠笛声在山谷中回旋,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,鼓舞着红军的革命斗志……这座用青铜铸造的雕塑,成为母瑞山“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标志。

居住在母瑞山里的人,有着大山一样的胸怀和刚毅,他们与山上的每一个红色灵魂一道,守望着这片拥有红色底蕴的青山绿水。在太阳和月亮的轮番照耀下,他们过着平实的生活:讲琼崖革命故事,承革命先烈遗志,讲青山绿水理念,添植树造林新韵,弹特色产业新曲,兴修水利综合改造农田,绘未来发展蓝图……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感受大山周而复始的日落月升。山里是大氧吧,青绿清新,很多时候,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,刷新着路面,润泽着一块块农田、槟榔园和绿油油的农家菜地。当小雨蒙蒙,纷纷而下时,如丝如缕,耐人寻味。山里的雨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雨过天晴,碧空如洗,一轮皓月又会出现在母瑞山的夜空。

那个夏天的夜晚,我坐在山上旅馆的一扇窗前,看着山顶天线之上的晚霞慢慢褪去,落霞染红了母瑞河,染红了逶迤的山峦,炊烟袅袅升起,夜色一点



《石头公园》(油画) 潘毅作

文艺随笔

想与古人为邻

刘绍义

舀一瓢山泉水痛饮,挖一斗白雪煮茶,邀上三两好友,南窗下品茗吟诗,写字作画,会别有一番情趣;骑头毛驴闲逛,拄根竹杖散步,深山采药,溪边寻友,也是妙不可言;看孩子湖边垂钓,让他老远就向我摇头摆手,怕我惊动他马上就要上钩的鱼儿,也是一种快乐。

只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住在杜甫笔下的《江村》好呢,还是到辛弃疾笔下的茅檐前《村居》好?江村脚下的浣花溪清澈见底,水中白鸥自由嬉戏,头顶呢喃的燕子在忽高忽低地飞翔,闲着无事可做的妻子画一幅棋盘聊作消遣,稚嫩的小儿正捣鼓一根绣花针,敲敲打打要捏一把鱼钩。这样清幽的夏日景象,谁不想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地在那里安度晚年呢?

可在辛弃疾笔下的《村居》里居住,也能让人忘忧。绿树成荫、花木茂盛的庭院里发生的故事,依然让人流连忘返。无论是在溪水边锄豆,还是在小院里编织鸡笼,抑或是在溪头与那个无赖小儿一起躺在草地上,边看蓝天白云,边剥着墨绿的莲蓬,这样的田园生活,又有哪个不向往呢?

范成大“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”说的那个地方也不错,乡野明媚,男耕女织,浮云袅袅,清风阵阵。孩子们怡然自得地学着大人的模样在葱郁的桑树下种瓜玩耍的模样,总让人想起自己难忘的童年,这种清新、安然的生活甘之若飴,也越品越觉得有滋味。

还是打个电话给唐代的刘长卿吧,问问他“柴

点地暗淡下来,群山淹没在夜幕中,山下家家灯火次第亮起,街上霓虹灯闪烁,传来动感的舞曲。直到夜深了,山里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熄灭。这时,我发现月亮悄悄在山顶上露出半个头,慢慢地爬上树梢,不一会儿,月亮完全从山那边露出来,一轮红月便悬挂于黑黝黝的天穹,蔚为壮观。眨眼之间,月亮慢慢变大变圆了起来,晶莹剔透,仿佛是镶在天空中的一轮玉盘。月亮离我那么近,那么亲切,仿佛触手可及,让人心生无限的遐想和情思。此刻山岚尽墨,星月相伴,山上森林瞭望塔上仍在闪亮的灯光,成了母瑞山的另一轮明月……

每次到母瑞山,我都无限眷恋山里的月亮。一到月夜,我便与同事漫步街上,身边是绿树婆娑,月光落在银碎的河面上。抬头看月亮,大地泻下一地银光,明亮的月光浮在层层叠叠的树梢上,如水如带,田边有悦耳的虫鸣声,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带我“踩月亮”的情景。“踩月亮”,其实就是农人于月夜巡田放水。我老家的房屋建在一个凸起的山头上,山下是良田阡陌,一条小溪中丰富的小溪从田中穿过。每到旱季,村民为小溪中引水灌田,便于田中挖了一个口子,哗哗的流水于是涌进田中,当水漫到禾苗的一半时,再把口子堵上。我与奶奶行走在夜月的田野,仰头看天,天上无云,夜幕里只有一轮圆月高高悬挂,仿佛是一面镜子。低头看水,水面上跳跃着点点银光。回头看,远处是镇上的万家灯火。奶奶挖田埋放水的声音打破了田野的寂静,也惊了青蛙。月亮、水流声、蛙鸣,汇成了一首月光曲。此时最是那一轮月影,皎洁,清辉满地。月随人移,心随月走,一路徜徉下去,乡愁溢满心头。

又是一个月夜,我去了一趟革命根据地纪念馆,我与87岁的老讲解员王学广月下畅谈,月光落在王文明、冯白驹的雕像上,落在王学广灰白的头发和灰旧的红军装上。他很健谈,一遍遍地向我讲述琼崖革命故事。山静了,风停了,就连月亮也在驻足聆听。王学广退休后就来纪念馆当义务讲解员,向到来的游客激情昂扬地讲了6800多场。母瑞山革命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,他今年刚也讲了23年。他说:“我今年87岁了,讲好王文明、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母瑞山革命故事是我毕生的理想,只要身体允许,我就要把他们精神永远传扬下去。”

此次再来母瑞山,我发现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:一座新建四车道大桥已横跨母瑞河两岸,通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的路变成了宽大的柏油路,纪念馆比以前扩大了几倍,烈士陵园建成对外开放,中瑞学校正式更名为“红军学校”,母瑞山水系的三大河流经过清淤、筑护坡、建水坝,再经岸边植树造林综合整治,水更清了,岸更绿了。潺潺流水润泽了阡陌良田,填满了乡亲们们的谷仓,从麻罗岭水库引入食用水源的净水厂正在兴建,从海口羊山大道至母瑞山的快速道即将建成通车,山羊满山坡、水塘鱼欢跳……如镜、如银、如水……母瑞山的月,早已注满一片心海。

诗路花语

小暑的暑

张宏宇

小暑,是庄稼与土地最密切的时节,绽放着乡村的激情,斟满了沉甸甸的希望。

小暑的暑,大地积蓄能量,阵雨常常来浇灌夏的豪放,素洁的荷花,迎着骄阳亭亭玉立,蟋蟀用动听的音符,消解夏夜的寂寥。

小暑的暑,扇子扇开了话题,蝉鸣和蛙鼓抑韵,是最抒情的小夜曲,小暑,蝉鸣大作如歌如弦,稻子拔节灌浆,暗香袭来。

小暑的暑,夏天热烈起来,浓笔泼墨抒写着夏的热情。

流水声

石泽丰

把日间的日常说出,需要用怎样平和的语气。

流水流经岁月的软骨,山谷中的石头,便成了声带的附着物,这些沉重的断句,演奏旷日持久的绝唱。

我掬起一捧水,光阴瞬间从指缝间漏下,它们回到流动的队伍中,不顾我目送,一寸一寸,截断我的前世、今生。

生活的坚韧

徐永清

汗水浸渍饱满的谷粒,时间在月亮的臂弯里凝望,窗上的剪纸泛白,夏夜的蚊虫躁动,风从门前的荷塘里吹过来,采莲女的身影在诗词中隐现,谁在村口的小路上走走停停,古老的田野散发野草的香味,刺激记忆里的每一个汗孔,生活的坚韧,是外婆用仅剩的一颗门牙,咬断鞋帮的白色针线。

一个人的阳光

王双发

一个人的阳光里,风撵着七月行走,那棵树上渐黄的枝叶,闪着成熟的光芒。

就在那一瞬间,阳光以热烈的姿势,扑面而来,此刻,天空上飞翔的小鸟,嬉闹地鸣叫。

阳光粘在地面,正穿越一片黄昏,给每一个生命,包括逐渐沉重的植物,带来丝丝温馨。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